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五目錄

陸贄 十六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狀

再奏量移官狀

三奏量移官狀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告謝元宗廟文

告謝肅宗廟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五

陸贄 十六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賊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賊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

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
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
刑乃至如此精愼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
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
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
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
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
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
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
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
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
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
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
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
不爲竟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
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微臣隘跼實憤於心謬承恩

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

奉敕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蜥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敕

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眾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

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
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
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
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
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來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
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
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

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
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將任待罪宰司
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
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
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
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跽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
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
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
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

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

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
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
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
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
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
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
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濶有異軍機
引喻乖踈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
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

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彌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畧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

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
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
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
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眾且甚不材緩
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
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
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
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
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

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彌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

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

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胃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賈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

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敕度支
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
使知懷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
之中馬畜漸眾度支所營芻藁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
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
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
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
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
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

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
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間奏便以府
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
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
資儲蓄足禦兇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
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狀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
癘翹心望徙既關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

準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
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
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
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
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
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
止

再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

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敕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
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
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
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陞
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
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
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
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

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
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
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
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
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
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
之美庶增誘掖之徒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三奏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準恩赦量移不過三百

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

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敕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

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疑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

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
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
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
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
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
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
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
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
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

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
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
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
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
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
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常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
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
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
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

然齋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準敕合填迨
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
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隳且
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
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
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
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
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
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陸贄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聞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厯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

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
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厯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
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
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
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
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
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
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
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

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
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
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
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
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
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
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
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
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

在乎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循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眾不以人廢官或其

此處有脫誤

阻執事

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

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
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
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
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
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懸
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讒多
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
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
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

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
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
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
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
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
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
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
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

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

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
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
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
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
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
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
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
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
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一作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

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積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恆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眾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

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
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
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
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
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
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楫
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
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
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

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臬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材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

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
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
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
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
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
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思之內無成
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
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任則闕之是皆誦
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

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
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
善而褻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
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
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
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
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
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

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

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
奏云臣於大厯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
之意頗爲宜然以臣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
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是有舛駁之異
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
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
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龔
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吏有三
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

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
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
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
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
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
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
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
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
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

相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
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
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
或差而沈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
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
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
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
何者時俗長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
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

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
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
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
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
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
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
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
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
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

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

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既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衷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

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馨茂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踰厯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勦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

物不改神

一作臣

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

責其何解焉間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
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
帝配神作主尚饗

告謝元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曾
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曾祖考元宗至道大聖大明
孝皇帝皇祖妣元獻皇后楊氏臣猥承聖緒獲主大器懼
德不嗣靡所安寧任重道悠竟貽顛越京闕生變神人無

依臣懷永圖不敢自棄忍恥含憤迫于載遷戴天履地俯仰慙惕幸賴烈祖遺澤感深于人心攸歸天意允若肆予小子憑宗廟之積慶再復于鎬京在臣愆尤曷云有補豈敢自蔽以重于厥辜頃以寇孽在郊禮物未備久稽告謝伏積兢惶今祇見閤宮引慝請罪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醴齊因時備物虔奉嚴禋尚饗

告謝肅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考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

孝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吳氏臣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
流於下事失其中姦魁乘釁作亂京邑播遷之咎臣實自
貽震驚宗祧曠時乏祀外憂內愧若墜深泉勵已誓心期
刷大恥實賴聖祖中興之業全育兆人澤深慶遠流福裔
嗣故上天悔禍羣孽就誅非臣寡昧所能繼服今祇率百
辟見于廟廷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
蔬醴齊備物潔誠聿申告謝尚饗

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

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
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
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
負先顧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貼危以增九廟之
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不
祐俾之續承兇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
見于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奉
嚴禋尚饗

祭大禹廟文

維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以牢醴之奠敬祭于
大禹之靈惟王德配乾坤智侔造化拯萬類於昏墊分九
州於洪波經啟之功于今是賴巍巍蕩蕩無得而名顧以
眇身辱承大寶時則異于今古道寧間于幽明雖依聖垂
休諒非可繼而勤人勵已竊有所希迨茲八年理道猶昧
沴氣鬱結降爲凶災邦無宿儲野有餓殍上愧明哲下慚
生靈夙夜憂惕如蹈泉谷所資漕運用拯困窮底柱之間
河流迅激舟楫所厯罕能獲全爰命工徒鑿山開道避險
從易涉安代危嗷嗷烝人俟此求濟仰祈幽贊以集丕功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七十五

陸贄

享于克誠庶答精意

无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六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韋行儉

新修嵩嶽中天王廟記

崔損

明水賦

鳳鳴朝陽賦

飲至賦

凌煙閣圖功臣賦

五色土賦

北斗賦

冰壺賦

霜降賦

秋霜賦

浮漚賦

述聖頌

祭成紀公文

沈既濟

論增待制官疏

上選舉議

選舉雜議

論則天不宜稱本紀議

詞科論

并序

選舉論

劉孺之

對升高判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六

韋行儉

行儉建中時人

新修嵩嶽中天王廟記

太室爲九州之險五嶽之冠孕靈生賢作鎮地中自漢武
聞萬歲之呼令祠官加增其祠厥後元魏徙廟于嶽之東
南開元十八年元宗徵元封故事再飾祠宇天寶初又命
秩視王禮封爲中天王編在祀典每歲六月天子遣河南
尹至嶽下潔齋具牲牷珪幣以行事祝史執籩豆樽俎以

陳辭望秩之祭以崇配天之敬歲無違者而年紀寢久其
土偶木偶及東序西序南嚮北嚮圖形象者皆風落之日
暄之雨濡之塵敗之或墉垣缺侈彩績漫滅不怒之威蓋
闕如也漢南元戎滎陽鄭公由滎陽守而尹洛邑用端密
溫文宣明教化爲導人之道聆其積弊俾革其故自中天
王洎夫人纓綏冕服首飾步搖間以金翠彰用五色旁羅
四嶽四瀆施於啟母少姨之倫其餘交乎戶室立于階闥
操大屈注僕姑執爿秉鉞環列廡下由四墉周于墀垣過
祠及門瞻其容衛者首如鎮目如瞋臂如戟吻如相稽擎

踞屏息若交門之有鄉坐拜者焉夫古之牧人事神必交
修之人仰神之正直神依人之明德以享豐福以荷百祿
真爲政之本也前代五嶽視三公皇家之制寵逾五等今
徵鄭公崇飾肅祇之旨蓋所以奉國典尊君命也庚申歲
行儉作吏承命歲事宮庭因歛識於石播美厥後云

崔損

損字至無博陵人大厯末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秘書省
校書郎累擢右諫議大夫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賜金紫轉門下侍郎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諡

曰靖

明水賦

以冷然感化潔
我烝嘗爲韻

大饗之禮明水攸先其水也所以本太古之淳樸其明也
所以享至敬之昭宣從朗月之潛化應陰燧而通元暗度
晴空泛銀河而色靜曉臨清廟浮玉露而光鮮既潤下以
功博亦就濕而義全冥兆朕於至理契幽微於自然加五
齊而致獻首三酒而告虔觀其象在乎天德包乎坎類影
響之相召協陰陽之應感其禮斯節其色斯潔不假縮於
包茅復何施於麴蘖將汙樽而並用與越席而齊列或異

乎勿幕有孚豈比夫不食而漂晶晶熒熒清清泠泠明德
惟馨神人是聽從無味而有味自無形而有形深源莫測
實資造化濯桂影於遙天洗蟾光於永夜懿夫昭潔著贊
溉賞常蒸宜玉笋之見貯匪金盤之見承若乃鼎俎備設
嘉羞眾夥苾苾芬芬名之莫可尚其本也知享獻而靡他
貴其新也諒斟酌而在我於維巨唐穆穆皇皇崇初祀異
烝嘗元酒乃薦至誠允臧天降其福地出則祥醴泉洋洋
明水是將徹慶雲之色映瑞日之光羣臣作頌歌孝治之
無疆

鳳鳴朝陽賦

以鳳鳴山陽振翼飛舞爲韻

杲杲今日景于彼朝陽萋萋兮桐葉于彼高岡來儀者鳳
允叶禎祥瑞四靈之嘉號煥五彩之文章既和其音爰翥
其翼淒唳響暢徘徊綢直旁應元律調十二管於四時上
陵紫烟擊九萬里而一息非丹穴勿處非蒼竹不食小鵬
起於扶搖卑鸞棲乎枳棘若夫雞冠燕頤心遠貌閑雖眾
禽之累百諒比德而難攀故其發聲也瞻白日以俯仰其
餘響也順清風而往還浮泛泛以出谷靜泠泠而滿山既
飄颻於有際遂遼夏於無間故曰鱗之有龍鳥之有鳳偶

時而見如哲士之間生取類而言同君子之異眾若乃拂
杳冥而直上臨峻極而孤鳴虛籟相和陰深以窸窣霏烟
動色紛郁而隨迎六合爲之澄朗八風於是揚清川不波
而昭其德地不翳而感其聲足使俗登仁壽化洽休平且
夫朝陽者象明時之有漸鳳鳴者匹賢人之惟信鳳集朝
陽以輕舉賢遇明時而易進整羽翮以迴翔望青雲以奮
振有若秉節操而貞白垂簪纓而敬慎鳳兮鳳兮何德之
威鏘鏘于飛應有道而歲貢夏無文而代希飲必玉池之
津遊必神仙之府矯翮則羣族咸從和樂而百獸率舞巢

阿閣以應昌期樓丹闕而壯天宇載圖牒以傳記必表靈
於聖主包眾美以流芳固難得而覩縷

飲至賦

以破敵有
功爲韻

聖人推有功擇賢佐武義舉湛恩播所謂君良臣忠上唱
下和鬼方難制敢稱亂以蕩搖遐夷恃險不恭命而朝賀
然後興以戈矛伐其怠惰自彼曲而我直必義勇而遙破
有若霸由一戰晉文伐國以定功師興七旬有苗崩角而
自挫然後成大禮廣庶績乃公乃侯左賢右戚一人有慶
必偃武修文四海無虞乃銷鋒鑄鏑宰夫供其牢醴樂人

陳其夏擊英英之士爵勞先以伐謀伋伋勇夫寵命嘉其
勦敵惟我后貫三古之睿哲繼百王之絕紐用伊呂則舉
無遺策扶衛霍則功稱不朽每懷遠以賞功因勞軍而獻
壽坐朝飲至同魯史之策勲在泮獻馘恥漢家之斬首遠
方安而猶慎多壘靜而不有及夫殊勲既答王澤斯崇勞
還師以扶杜賜侯伯以彤弓勇爵勸能懦夫增氣於無敵
拔卒爲將武臣誓心於有功然後震海遠闢天下大同教
化無外昭明有融覩班師之盛禮莫不勵志而飭躬

凌煙閣圖功臣賦

粵若聖唐之御極也寰宇克清鴻業再創續功臣之烈紀
重閣之上圖照日而增明閣凌煙而益壯勲庸自表威儀
可望昭昭令藻繪之容灼灼令丹青之狀遠而視疑列仙
之臺逼而察識公侯之相縹緲令映空色而遙徹咫尺今
近天顏而內向稽其義知聖君之膺時覩其象知忠臣以
應期叶雲龍之潛會合魚水之相資覽炎漢之前規寧或
比矣徵大魏之往制何可尚之懿夫容彩彰施氣肅端儼
風存正直色形恭儉若進忠以欲諫如率禮而有檢處其
高也方取貴於功高居其險也固非同於履險則知君策

勲令旌於賢臣在圖兮參於前名位雍雍就丹楹而成列
衣冠楚楚煥藻井而相鮮美繪迴超於雲閣崇勲豈比夫
燕然是以皇心斯遠聖慮惟遐謀猷是念貞忠是嘉不然
者豈徒飾藻繪之功悅輝煥之像對重巖之宏麗翫峻宇
之宏敞而已也所以作其炯誠激乎勸賞有以讚丕績之
奕休有以念前勲而存想徒觀乎茗亭天半龍從雲中容
止有作光芒有融廓宇宙而翼聖配丹青而紀功藹城闕
之佳氣被君王之德風仰之彌高婉星辰正拱於紫極望
之不及謂申甫將降於維嵩豈不遇聖明之主建公忠之

節石有時而泐水有時而竭茲閣也不騫不崩表功臣之
盛烈

五色土賦

以皇子畢封依
色建社爲韻

至哉土德光含五色其色也辨五方以建侯其德也發萬
物以生植自夏禹而作貢在徐方而自職王者立社以封
疆諸侯苴茅而有國於赫巨唐德之皇皇實乘土而化康
采大漢強幹之宜裂地以爵法有周維城之制分土而王
各班其位各正其方用甲日而靡咸建陰氣而允臧定五
方而式序分五色而有章平野煙消發卿雲之瑞彩高天

雨霽浮麗日之重光衆色環封所以示外共其方職正色
居上所以表內附於中黃觀其儀則知大君之有弼稽其
旨則知邦伯之有秩列三才則惟數在五參十端則惟德
居一既明既麗可以比乎天文不騫不崩所以保乎陰陽
配皇王之永久齊天地而終畢矧夫經邦理社必土是封
光昭聖德叶贊時雍將尊天以親地在侯土與國社既蕃
翰乎四海實底寧乎天下若然者君立社以布政臣受土
而宣威象君臣之同理知社土之相依是以成百王之則
作萬邦之憲珪璋玉帛莫不因我而執公侯伯子莫不因

我而建土之德也斯美社之義也奚擬其色也匪同五星而乍連乍散其質也各表一方而嶽立山峙有以崇國祚於我皇有以同磐石於宗子夫如是則其義廣矣豈斯文之所能盡紀

北斗賦

以成象在天維
北有斗爲韻

倬垂象以昭回惟帝居之曰斗壯魁台以立極建衡杓而爲首齊七政而均序五行臨四海而橫制九有所以附乾樞壓坤紐攜龍枕參左槍右格總列宿而環衛中宮體羣臣而輔弼元后範圍六合紀綱四維其道不昧其照無私

若乃銅渾作式未央取則其變可考其動可測履端於始
當獻歲以指南舉正於中在陰方而主北觀夫崢嶸繩聯
若綴若懸冰散珠圓乍似拔長劒而倚天揭西柄以戒滿
拱北辰而處偏乘三台而幹運齊七曜而迴旋酌天地之
心豈酒漿之可挹分寒暑之氣較鈞石而罔愆躔次靡失
厯數斯在晝其隱也不爭曜於太陽昏必見焉寧藏暉於
真宰照萬國兮猶魚從網宗百川兮比朝於海參差北斗
闌干太清環帝座之焜耀薄河漢之縱橫不應豐以中見
每居次而自明總五緯於天統行四時而歲成非止雄橋

梁於巴蜀壯都邑於咸京而已於是萬人攸仰萬物取象
實星之長

冰壺賦

以清如玉壺冰何
慚宿昔意爲韻

炯乎太陽之精玉有真質冰則貞清我君子象諸溫如皎
如正其色兮非真不克峻其節兮非貞不居爾其製盤盂
訪結綠瞻白虹之氣詠生芻之束乃賦於他山攻此良玉
刻之成器錯以成壺信以旁達忠不掩瑜以虛而受用當
其無及乎嚴律閉陰氣升氛霧結河海凝沙驚雁塞雪滿
崑陵於是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臨象筵而孤映對金鏡而

相澄爾其淋漓未泮溫潤而瑳纖光不隱毫末不過豈爾
瑕之可匿玷之可磨不然珉之衆矣貴玉者何心之潔矣
飲冰則那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光奪魄明月懷慚豈比
夫立槩生操激清勵貪伊至人之比德同貞士之司南夫
以物象所鑒精明所蓄霜華晨清月影寒宿故覽之者魂
竦憑之者慮惕迨北風之已壯幸西陸之未覲客有撫而
歎曰猗歟猗歟吾無是易且漏卮無當兮歎諸古大圭不
琢兮聞諸昔曷若茲器之可佳諒君子之宏益然後宣其
烈贊其意抽毫命簡賦冰壺之盛事

霜降賦

以霜降之日射
乃祭獸爲韻

天地之氣嚴凝爲霜候高秋於玉琯體正色於金方表肅
殺而順時戒節協變化而開陰闔陽激清風而增厲淨皓
月而浮光驚鴻雁之嗷嗷落蒹葭之蒼蒼所以從地而升
應律而降詠團扇而見託班姬豈恨於長門履堅冰以是
階袁安欲驚於陋巷達重陰而首出啟沍寒以先期陰與
律而相感寒與氣而相資百工由是休矣萬物於焉成之
原夫日次於氐月窮於戌當青女以紀候從白露以受質
洞庭之葉驚波豐山之鐘應律詩人可比庶欲徹於玉壺

大國是資亦將慙於凌室凝於地也似和光以同塵凋於
木也類去華而取實其進也則有俟於清宵其退也則見
晞於旭日若乃林有擊隼野有祭豺翻繽紛之槁葉宿莽
蒼之枯荻烈女覩之而壯志羈人對此而感懷皚皚其姿
皎皎其彩既無惡於菅蒯亦何情於蘭茝佐昊天之有成
參神功而不宰笳聲乍拂怨楊柳之衰兮劒鐔可封發笑
蓉之厲乃國家順乾坤之德法天地之制布澤如春肅物
成歲申其令以敦乎風俗宣其威以殄厥災沴服用有度
修典禮而罔差稻熟可羞先寢廟而攸祭名籍籍於憲府

法稜稜於司寇却炎蒸而克敘四節淒金石而率舞百獸
客有惜歲星之屢遷傷志業而未就獨沉吟於軒屏望次
寥於宇宙聞萬戶之輕砧聽九重之永漏近瞻庭樹空聞
槭槭而有聲緬想澗松誰惜青青而獨秀夫如是則可知
霜降之候

秋霜賦

目長空以流思偉繁霜之獨異雖變露而成形不憑雲以
自致向朝陽而既滅逢夜晴而又墜候暖而止乘寒則飛
當鷹隼之始擊值鴻鴈之初歸稜稜作氣凜凜生威比齊

紉之顏色奪楚劍之光輝及其降池塘被原陸衰果草落
羣木萎南澗之白蘋碎東籬之紫菊梧桐爲之失影葉荷
爲之銷馥豈直若斯而已徒美其威不妄作動隨物情因
其死者而死保其生者而生彫芝蘭而無怨色拂松竹而
不傷榮譬大聖行刑必順於時序通賢用法不害於堅貞
至若蒲海之居桑河之汭侵戰士之馬蹄封將軍之狐裘
沾翠幕而生冷凍朱旗而自脆助陰氛之肅殺壯堅冰之
體勢三冬閨閣兮貯相思萬里江山兮苦留滯不私於已
觸物而止疑薄霧之初覆似輕塵之未起陵厲自然嚴凝

莫擬故能發揮司寇光揚御史明忠臣之無事承君子之所履

浮漚賦

仰參造化之理俯察宇宙之功既希微而不測亦要妙而無窮至如殷雷發谷激電流空石燕飛而迎雨銅鳥振而驚風已而懸溜不止空庭積水對滂沱而歷覽見浮漚之邈迤瑩映澄徹內明外美倏往忽來乍滅乍起含卷舒之度得行藏之軌其柔也則隨波以爲心其剛也乃觸物而忘已諒潛運之恍忽孰能察其終始浮漚之義大矣哉俯

而觀之錯落煌煌若明珠之出合浦遠而望之的皪旁羅
若眾星之列長河爾其因水發色以空成相懷清潤之秀
氣負圓通之雅量信天澤以成姿豈人圖而爲狀且夫勢
有萬端形無定質或繁小而爭涌或希大而間出從下流
而守謙託上善而非溢冀輝彩于當年故韜光于晴日

述聖頌

天輔聖德配極而崇帝者祖兮神行慈旨布澤而洽人之
父兮叶命高鬱喻壽其齊招靈祐兮飛文孤標灑翰又類
使物覩兮騰雄激烈交天聲芬偃上古兮發潤飄清總此

光氣覆下土兮探異閱妙意力猶懸空作短兮徵往到今
辭聽相授無與伍兮

祭成紀公文

維貞元十二年月日朝議郎右諫議大夫崔損大中大夫
行給事中徐岱朝議郎給事中趙宗儒正議大夫守中書
舍人高郢宣德郎守駕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德輿起居郎
韋丹起居舍人楊馮左補闕熊執易右補闕歸澄崔邠韋
渠牟左拾遺李肇王中書右拾遺蔣武等謹以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門下平章事贈太子太傅成紀公之靈龍爲輔

臣虞闢四門殷宗審象說代予言建中皇明崔爲文貞嗣
德同風俾公登庸運配我唐忠昭我皇君臣合契聖賢同
方乃序五行乃調三光乃作舟楫乃作棟梁溫裕內淑矜
嚴外莊暖若冬日肅如秋霜錯磨瑚璉黼藻文章鼎不耀
彩蘭非振芳疏封慶遠輔族流長祖服既纂孫謀更昌跡
如泥蟠勢漸雲翔繡衣持斧錦帳含香曾建隼旗廉察三
湘亦倅龍節和柔北荒左曹駁正中臺紀綱績徹宸宸思
深廟堂東西掖垣左右輔弼獻納忠讜訐謏慎密嘉猷必
告內言罔出清廟承天圓丘捧日宣子制典鄼侯定律有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七十六

崔祐

三

倫有要惟精惟一功讎必舉愛犯斯黜保正懲邪損虛勵
實儉能防侈恭能戒逸假寐寢門宣力王室鈞軸是秉樞
機所發先平其心後宰於物赫赫天子萬方稟朔寄公鼎
鼐授公帷幄方資燮贊更致淳樸從藉千畝侍巡五岳福
悲下壽忠惜永圖勃也厲疾倏焉夢殂皇心軫慟人望嗟
呼賻贈恩篤哀崇禮殊騎吹咸京龜兆鼎城緱山舊隴太
傅先塋某等相府僚屬禁闈分職敢辱陶冶愧生羽翼馬
李容誤龍鱗愛直孔雖不言辛亦有力徹帷啟殯執紼俟
門奠薄單醪羞輕特豚悲實懷德忠何顧恩清風令範子

子孫孫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沈既濟

既濟蘇州吳人楊炎爲相薦其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炎得罪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入爲禮部員外郎卒

論增待制官疏

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五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他司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

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廣務聰
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闕員則朝無曠官俸不
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
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及厨料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
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爲之本方獲
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戶反覆計之所損滋
甚當今關輔大病皆爲百司息錢傷人破產積於府縣實
思改革以正本源又臣嘗計天下財耗斁之大者唯二事
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

所以黎人重困軸杼猶空方期緝熙必藉裁減豈俾閒官復爲冗食藉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焉

上選舉議

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方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謹黜則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

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
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
按由歷出入而補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
史則革矣況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
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
耳

選舉雜議

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
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

廉使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爲致理有司
因循不修厥職寢以訛謬使其陵頽今但修舊令舉舊政
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
劣且州牧郡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迹法令有殿最
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怠法久弊生天網
恢疎容其姦謬舉親舉舊有屬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
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焉請試言之凡在
銓衡惟徵書判至於補授抵校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
美資歷者寧妨貪庾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爲吏曹

至公之選則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緝人

闕下

論則天不宜稱本紀議

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邦家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爲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誠勸誠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髣髴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宏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

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驚啄之蹤
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
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
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
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
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
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以弱減不爲僭奪握中持平不振
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
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

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
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
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以前天命未
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
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
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厯數用周正
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
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厯而列爲唐書帝紀徵諸禮
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敘年製紀

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爲可或
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
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於漢約
無遷鼎革命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官中二子
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
況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
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
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闕
列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

金史卷之二十一
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
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
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傳名
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
宮之由厯位之資才藝智畧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
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

詞科論

并序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
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纔百一禮部員外

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畧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

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決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爲盟歆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鈎撫隱隱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選舉論

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代冑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岐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

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臂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

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覲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覩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顧漢之法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腴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

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座設位置印綬於旁揖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奸冒此猶坏土以壅橫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

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
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
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
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
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況眾流茫茫耳目有不足
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
下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
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
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

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
凡所置者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自
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
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盛矣
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利弊伏以爲當今選舉人
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
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敘吏
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
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

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
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王明目達
聰巡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
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非才薄行之
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
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
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而天
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
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既濟以爲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

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
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
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
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其
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徵其本末計其遐邇
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
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
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
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人不得顧車不

得旋侈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爲其助哉又夫
人有定土土無賸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
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烏聚雲合窮關中地力
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
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在辟
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祿苟未及
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攢乎京惜時懷祿孰肯安堵必
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
爲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實一都之繁孰與

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厯閑之中校其衆寡哉
或曰仕門久開入者已衆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以
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
以爲人繫賢愚業隨崇替管庫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
不肖寧愧乎出流從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
於今爲庶今士流既廣不可強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
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十數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
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爲情飭所汨
而未嘗盡焉引之則長縈之則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

稟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涇淪塾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祿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爲長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

劉孺之

孺之廣平人官司封員外郎遷京兆少尹

對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州斷鬪省科失入

設教以防禮不逆矣遇長不敬患至掇焉苟訓典之不修
乃朴撻而何害相彼解式誠謂孩童五人羣居且聞異席
十年以長則必肩隨不恭辟呬之儀致闕升高之禮惑其
所視吾何以觀之哉杖以作威固當斯害也已小人文過
肆以薄言君子詰姦無從長傲歸諸司敗足示陵尊成以
調人可徵犯齒且州司以刑頗均短綆會府是糾且異長
鞭伊小大之以情庶寬猛以相濟